



刘示范：参加《“儒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体会
(2006-1-20 15:55:28)

诸位领导、诸位师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山东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儒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自2002年8月10日始，经过两天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今天就告一段落。来自韩国、美国和台湾、香港和大陆各省、市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近百篇论文。在大会交流和分组讨论中，海内外、国内外学者紧紧围绕“儒学与全球化”这个中心议题，自觉坚持“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方针，坦陈自己的学术见解。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韩喜凯先生和中共山东省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市长杜世诚等领导同志也亲临大会指导。这真是一次高朋满座、群贤毕至、宏论盈耳、学术气氛热烈而亲切的国际学术盛会。本人不敏，但是在诸位师长、方家循循善诱之下，对参加这次学术盛会也还是有所体会，今向诸位师长、女士、先生和朋友作一简要汇报，恳请不吝赐教。

一、对“全球化”的理解。

近年来，随着经济、科学技术、信息等发展脚步的加快，“全球化”已成势不可挡，有关“全球化”的宣传几乎充斥了所有的宣传媒体，甚至进入了小学生的课本。但是，对“全球化”的理解怎样才能接近真理？这都是不容易作出简炼而精当回答的难题。这自然成为本次学术研讨会各位学者思考议论的普遍重要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认真的观察、思考，以不完全相同的话语，作出了一些各有特点而又值得深思的回答。

有的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与客观趋势。作为具有覆盖世界意义的恢宏实践进程，全球化不仅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格局，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现状与前景。（按：这里所说的“全球化”，就是要“化”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直至“化”到“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同时指出：有建立在公正、平等、协作、和谐观念上的全球化，还有建立在强迫、压制、唯利是图基础上的全球化。（按：全球化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指导思想，以及在此指导下产生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化”法，和两种根本不同前途的“全球化”。）“全球化”对于我们既是一种发展的良好机遇！又是一种发展的严峻挑战。

还有学者指出：我们今天讨论的全球化是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不是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环球同此凉热”的“太平世界”；也不是万千志士仁人长期为之英勇奋斗的“大同世界”。（按：这里所说的“全球化”，分为“现实”的和“理想”的，似乎是还有第三种，即古人曾经设想和描绘过的、消解了一切客观矛盾的“大同世界”式的“全球化”。）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是一种客观趋势。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同时必须正视，当前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句流行的话说，“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这就是对这种客观情景的真实描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是既有利，又有弊。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与此相反，即弊大于利，不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恩赐和施舍，而是取决于各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和能动科学的对策。

来自韩国的学者提出：现在的“全球化”，其精神潮流是新自由主义，而新自由主义则是一种试图按照市场经济关系重组整个社会关系、争取资本运动自由最大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运动。（按：这种“全球化”，就是“新自由主义”，“按照”“市场经济关系”去“重组”、即“化”“整个社会关系”，从而达到“资本运动自由最大化”的目的。这可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而“全球化”本应当是为使全体地球村成员在相生的原理下共存、共荣

进行的全体地球村成员的共同实践运动。（按：这种“全球化”，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全球化”。）

有的学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我们讨论的“全球化”带有一定的虚拟性，理想的“全球化”甚至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全球化”并不等于国际化。

还有的学者引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和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这种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全球化”这一术语，但是，这里所涉及的就是“全球化”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理解是辩证的，他们所说的摆脱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决不等于说完全抛弃民族性和地域性。（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世界人类历史发展必须趋势的这种所谓“全球化”，早有预见并且早有自己独到的科学表述。）

但是也有学者明确指出：目前我们所谓的“全球化”，主要指的是二战以后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的一体化的趋势。进一步来说，当我们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时，我们主要是想指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各类共同体之间交往互动的日益密切以及不断趋同的趋势。这种“全球化”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对全世界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

来自大洋彼岸美国的学者在介绍有关“全球化”的背景资料时指出：“全球化”的目标是要把世界整合为一个整体。（按：这种“全球化”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偌大的思考空间，诸如“谁”来“整合”？依什么“思想”做指导、依什么“标准”来“整合”？最后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式的“世界”等等。）这是一个历史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全球化”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的改造，是对人类原有的思想、文化的全面的挑战。“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既是发展的机遇，同时又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讨论“全球化”时我们要有一种时代感，要有一种“担当”精神和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

还有的学者十分肯定地指出：“全球化”不是一花独放、百花凋零的单一化，而是“和而不同”，是求“和”与保持民族性、地域性等特点相统一的。不是用某一个民族的个性去代替、消解其他民族的个性，实现某种单一的“同”。（按：这种“全球化”，是一种“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共性、个性共存共荣、相生而不相害的“全球化”。）

学者们对“全球化”的各种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激烈争论，正是表明大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强烈关注，表明学者们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切、社会历史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二、儒学回应“全球化”的有关内容。

[第 1 页]

[[第 2 页](#)]

[[关闭窗口](#)]